

西北軍進出甘肅記

王禹廷

西北軍是怎麼來的

世所習稱的西北軍，在民國十四年以前，它的番號，一直是陸軍第××師××旅××團。十三年冬，第二次直奉戰爭發生。馮玉祥、胡景翼、孫岳等，與黃鵬白(鄂)共同策動，發起「首都革命」時，改稱國民軍。十五年九月，馮玉祥在五原誓師，宣佈參加北伐。十六年五月，馮在西安就任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總司令，改稱國民革命軍。什麼時候被稱為西北軍，尚乏確切資料可供查考。以筆者的推想，可能是十四年間，馮玉祥就任西北邊防督辦，駐在張家口，部隊則分佈平綏鐵路沿線地區。不久進出甘陝，會師北伐。一般人以為馮軍來自西北，遂以西北軍稱之。從此不脛而走，漸漸變成了定名。此一推論不敢自以為是，尚望對此問題有研究者，有以教之。這支軍隊，是馮玉祥一手編練起來的。它不屬於北洋嫡系的六鎮(師)，却是北洋軍的正牌隊伍。訓練精良，紀律嚴明，團結鞏固，作戰勇敢。由民元成軍直至三十八年大陸撤退為止，在軍閥混戰，參與北伐，以至勦匪，抗戰，戡亂各戰役中

，都曾扮演過重要的角色，起過重大的作用。對整個大局，也曾發生過決定性的影響。研究民國史的人，對此當不容否認。它的沿革大致如次：

袁世凱於辛亥革命，就任大總統之後，成立了「左路備補軍」，由軍政執法處處長陸建章，負責編組指揮。馮玉祥原在北洋第二十鎮(師)當管帶(營長)，辛亥武昌起義，他密謀響應未成，棄職逃走，被清廷下令通緝。至此，因為他與陸建章有親戚關係，所以向陸投靠，被任為第二營管帶(營長)，此為馮軍成立之始。二年八月，擴編為警衛第一團。三年二月，擴編為第七師第十四旅，旋改為第十六混成旅。九年，擴編為第十一師，轄兩個步兵旅，另騎兵、砲兵、特務三個獨立團。十二年初，又增編三個混成旅，已具有不可忽視的力量。十三年第二次直奉之戰，馮玉祥任直軍第三軍總司令，乃與黃鄂等密謀，響應 國父領導的國民革命。於是與胡景翼、孫岳聯合，編成國民軍第一(一)軍。馮部為第一軍，胡、孫所部為第二(二)軍，馮任國民軍聯軍總司令，胡、孫副之，發起「首都革命」，曹錕被囚，吳佩孚南遁，北方政局為之大變，十四年冬

，馮任西北邊防督辦，駐在張家口。又增編第十二師，轄三旅九團。十五年春，已擴張至十二個師，另五個獨立旅。在北方軍隊中，其數量及裝備，僅遜於奉軍，而精練則過之。在整個政局中，乃形成舉足輕重的力量。

十四年秋，甘肅督軍陸洪濤因病辭職。北京政府以馮玉祥兼任甘督，薛篤弼任省長。其時馮任西北邊防督辦，駐在張家口。所部大軍，分佈京畿及平綏鐵路沿線地區。正肆其逐鹿中原的野心，無意到甘就職，但又捨不得甘肅地盤。乃派其部將劉郁芬為國民軍駐甘總指揮，代理甘督。劉氏及副總指揮蔣鴻遇，參謀長楊耀東等，率領第二師孫良誠部梁冠英、張維璽、安樹德及第十二師高樹勳等旅，共約一萬五千人。於十四年冬先後到達甘肅，駐紮蘭州及其附近地區。此為西北軍進入甘肅之始。同時薛篤弼亦到蘭就任省長，以葉鏡元為祕書長，李朝傑長民政，楊慕時長財政，趙元貞長建設，沙明遠長教育，趙席聘長警務處，鄭儒為鹽運使，姬濬為西北銀行行長，省政機構，組織完成。劉郁芬係河北保定人，保定軍校出身，隨馮多年，為人雍容和易，有儒

將風。薛篤弼是山西人，早年任馮之文案，飽經磨鍊，器識及學驗均卓然可觀。兩人相將來甘，如在安定環境中，從容展布，相信可有良好的表現。不幸甘肅內部及南北大局，均有劇烈變化。在戎馬倥傯中，善政固無從推動，紛爭更不斷發生，益以天災，更苦吾民，地方遂糜爛不堪了。

政治生命斷送無遺

當劉郁芬率軍入甘後，馮玉祥因北京政潮兵爭，不安於位，宣佈下野赴俄。所部名義上是由張之江負責統率，實際是張和鹿鍾麟、李鳴鐘、宋哲元、劉郁芬等人集體領導。他們一方面向廣州國民政府求取連繫。一方面抗拒直奉聯軍的進攻，十五年夏秋間南口之戰後，西北軍大部退往綏遠西部，一部進入山西，羣龍無首，局勢已不易控制。適馮玉祥由俄回國，繼續領導，才又趨於穩定。馮於九月十七日在五原誓師，宣佈參加北伐。在西北軍來說，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紀念日子，當時稱之為「九一七」新生命。大軍隨即出動，進入寧夏、甘肅。寧夏方面，因為馬福祥任綏遠都統時，與馮早有結納，他的兒子馬鴻逵任馮部第七師師長，馬鴻賓任寧夏鎮守使，對於馮軍過境，給與自動也是被動的莫大便利。同時隴東隴南原有的地方武力。已被劉郁芬派兵消滅，所以馮軍進入甘肅，更無障礙，馮氏本人於十五年底抵寧夏，十六年初抵平涼，均留駐半月以上，從事部署。在馮未到甘以前，已令孫良誠為援陝軍總指揮，方振武為副總指揮，率領所兼第二師及韓復榘、石友三、孫連仲、馬鴻逵、陳希聖

、劉汝明等七個師，擔任正面。由平涼沿西蘭大道，直趨西安。另以張維璽師由天水趨隴縣，擔任右翼。以解西安之圍。十六年春，馮到西安，所部各師一律擴編成軍，長征苦戰之後，急須休息整補。這時 總統蔣公率領的北伐大軍，正在鞏、浙、滬、寧一帶，與軍閥孫傳芳、張宗昌等部，激烈相持。吳佩孚殘部困守河南。奉張大軍集中黃河南北平漢鐵路沿線，準備南下攻略武漢。國民革命軍北伐的軍事形勢，進入勝利前夕微妙而緊張的階段。中央連電促馮東出潼關，共同北伐。馮乃策定援鄂，攻豫，會師中原的作戰計劃。把國民軍聯軍分為五個軍：中央軍由馮直接指揮，由潼關直趨洛陽。右路軍孫連仲出荆紫關，進逼南陽，老河口。左路軍（原國民三軍）徐永昌、假道山西，進取石家莊。北路軍宋哲元，在寧夏待命，進窺綏遠。南路軍（原國民二軍）岳維峻，集中商、雒地區，待命機動。不久，國府以馮為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馮於五月一日，在西安宣誓就職。重新調整部署，出師東征。共有九個方面軍：第一方面軍孫良誠，第二方面軍方振武，第三方面軍靳雲鶚，第四方面軍宋哲元，第五方面軍岳維峻，第六方面軍石敬亭，第七方面軍劉郁芬，第八方面軍劉鎮華，第九方面軍鹿鍾麟。每一方面軍指揮一至三個軍不等。馮總部直接指揮第一（一）（二）（三）（四）四個軍。這許多部隊，多半是馮的嫡系，少半則係新附的雜牌。陣容及兵力固然十分龐大，素質及力量並未見等量提高。但是士氣旺盛，作戰勇敢。從此東出潼關，會師中原，完成了北伐統一的大業，可算得

西北軍的黃金時代了。在此期間，劉郁芬坐鎮甘肅，徵兵、徵馬、籌款、籌糧，支援前方的龐大軍需。甘肅境內，僅留戴靖宇、佟麟閣、陳毓耀、田金凱等師，駐防省會附近及隴東南地區，維持大後方的治安。寧夏馬鴻賓，西寧及河西之馬麒馬麟弟兄。早已恭順聽命，保境安民。直至十七年河湟變起，劉郁芬無力鎮壓，孫連仲率部回甘靖亂，部隊又形增多。十八年南京編遣會議後，馮玉祥有異見，旋即出京入晉，為閻錫山所款留。西北軍乃由鹿鍾麟統率指揮，其名義是豫魯陝甘各省勦匪總司令。劉郁芬調任後方總司令兼陝西主席。孫連仲繼任甘肅主席。十九年春中原大戰爆發，孫連仲率部東行。是年秋，馮軍全面潰敗，楊虎城率部回陝，劉郁芬倉皇出走。孫連仲離甘時，留置蘭州的一個師又一個旅及設於平涼、隴西、天水等地的三個警備司令部，僅乃象徵性的力量。不久，亦被地方及外來的武力，分別消滅。從此西北軍不僅絕跡於西北地區，而在中國政壇上，亦失却其重要作用。馮玉祥個人的政治生命，更是一蹶不振，斷送無遺了。

劉郁芬活埋三將校

民國元年五月，國民黨本部派周之翰來甘，會同老同盟會會員慕壽祺等籌辦甘肅黨務。於十一月成立甘肅國民黨總部，公推馬安良為正部長，周之翰副之。向各縣開展黨務活動。當時雖然人多勢盛，但與其他各省一樣，大多是臨時附和者多，認真信仰者少，實際上並未真正建立黨的基礎。迨癸丑二次革命失敗後，袁政府大殺革命

黨人，嚴厲取締國民黨。於是甘肅的黨務活動，便也陷入低潮，漸趨消沉。十三年中國國民黨改組成立，黨務工作邁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各處活動，日趨積極，十四年夏，國民黨北方執行部，委派田崑山、駱力學、任丹山、壽慶龍等十一人，重建甘肅黨務。田氏於是年八月，到達蘭州，積極策劃進行。旋在中街子成立省黨部，派遣青年幹部，並徵召原來潛伏的老黨員，在各地展開宣傳組織的活動。各衝要城市的地方黨部，陸續宣告成立。其偏遠縣份，因人手不足，未能成立黨部者，亦派一、二工作人員，或促請地方紳耆，利用集會，從事宣傳，對於國民黨組織之建立及主義政策之宣揚，雖不能說深入，但也相當普遍了。筆者時當幼年，即係在這種情況之下，開始對國民黨的主義政策及其堅苦奮鬥的經過，獲得了初步的粗淺瞭解。以後十七年北伐完成後，馮玉祥有異動。中央派來的高級黨工同志，紛紛離去，一時黨務工作，大有重陷停頓之慮。但馮部雖背離中央，却仍打着國民黨的旗號，聲稱「護黨救國」。因此，除了有人事上的攻訐和異動以外，對於黨務推進，主義宣傳，組織建立等，仍然能進行不輟，堪稱幸事。直待十九年秋間，馮部全面潰散後，田崑山等再度奉派來甘，重新整理，黨的建設，才算納入正軌，奠定基礎。

甘肅交通梗塞。清末左宗棠經略西北，因為軍事運輸上的需要，修築了一條大車（牛馬牽引之兩輪木造大車）路，民間稱為「官路」。由陝西境內起，貫穿甘肅全境，直達新疆，全長三千餘華里。為保持路線的穩定，於官路兩旁，遍種楊

柳，責成地方官民，切實保護，後人稱之為「左公柳」，當時有人詠之以詩：「大將拓邊未肯還，湖湘子弟滿天山，新栽楊柳三千里，引得春風渡玉關」。傳誦一時。綠樹成蔭，逶迤數千里，的為壯觀。惜民國十五年以後，逐漸被人砍伐，「左公柳」已成為歷史名詞，惜哉。這條官路，在清末民初，可算是西北唯一的交通大動脈。以後張廣建，陸洪濤督甘時，都曾有修闢汽車路的擬議，紙上談兵，成效不大。僅修通省城至東崗坡一段二十華里，隴東地區三百餘華里，隴南地區二百餘華里，各自分隔，彼此均不能通車。且僅係拓寬汽車勉可通行的路面，及木造的簡易橋涵，一遇天雨，即被沖斷。劉郁芬到蘭後，立即從事於道路建築，分區分段，同時施工，務期速成。指派專員，分駐隴東隴南及寧夏三區（蘭州以西暫從緩），負責督修，限期完成。所需款項及民工，均由各縣分別攤派。所以奏效甚速，先後完成蘭寧（蘭州—靖遠—寧夏），蘭密（蘭州—平涼—密店），（密店在甘肅涇川縣以東，毗連陝西長武縣。此路即以後西蘭公路的一段。惟因六盤山工程過於艱鉅，以當時的人力及工程技术，無法克服，故未修通。係由靜寧東北行，繞道馬連川、固原、瓦亭、而至平涼。六盤山路之打通，則是抗戰開始前後期間之事。）蘭秦（蘭州—天水）、蘭遼（蘭州—遼源）、寧固（寧夏—固原）等線公路，此外尚有支線數條。一時道路大開，交通頓趨方便。對於政令推行，軍事運輸，物資交流，均有莫大的利益。這算是西北軍在甘最大的也是僅有的一項建設。後來抗戰期間

，喊出「開發西北，交通第一。建設西北，水利第一。」的口號，其意義實在是十分正確的。

劉郁芬來代甘督時，督署前參謀長魏鴻發，甘肅陸軍第一師師長李長清等，均會伸歡迎之意。外鎮將領，亦皆表示服從。迨劉到蘭州不久，李等深感處釐敬之下諸多不便。且見劉的兵力不太強大，馮部大軍又遠在察綏，遂生覬覦之心，而有不穩之說。事為劉郁芬所知，臥榻之旁，不容有反側者存在。乃先下手為強，設計將李長清、包玉祥等將校三人，誘至督署，慘予活埋。對外宣稱李等有違反革命的行為，奉令逮捕，押赴張家口審訊，以掩人之耳目。李被殺後，劉郁芬將其部隊，改編為三個混成旅，宋有才，韓有祿，黃得貴，分任旅長。宋旅移防臨洮，韓旅移防固原，黃得貴旅殘部無多，駐紮蘭州以西之煤炭山。魏鴻發係甘谷人，保定軍校出身，為人富才氣，有作為。在安肅道尹任內，頗著政聲。任督署參謀長時，常代表督軍陸洪濤，對外奔走接洽。劉郁芬到甘後，因為保定同學之誼，時相過從，曾一度擔任寧夏省建設廳長。但未能展其所長，長才埋沒，殊堪惋惜。

自李長清等被殺後，隴東鎮守使張兆鈞，隴南鎮守使孔繁錦，均感不安。適吳佩孚東山再起，在漢口自稱十四省聯軍總司令，與張作霖釋嫌修好。一面抗拒國民革命的北伐大軍，一面進攻察綏地區的馮軍。又以張兆鈞為甘督，孔繁錦為省長，令其合力向蘭州進兵。十五年夏，張兆鈞約同孔繁錦、宋有才、黃得貴等一致行動，黃得貴先起兵，被劉部擊敗，退往臨洮，與宋有才會合

。兆鉞以劉福生為前敵總指揮，率領所部大軍，急向蘭州挺進。於定西擊退梁冠英旅，追至距蘭州以東四十華里之響水子，蘭州大為震動。適馮部吉鴻昌旅，由寧夏趕至增援，局勢始轉穩定。劉郁芬乃以孫良誠師為主力，向隴東進攻，張維聖旅由臨洮奇襲天水。兩路進展順利，張兆鉞、孔繁錦輕騎走漢中，所部軍隊全數潰散。此一由董福祥遺留及張廣建、陸洪濤等新建立的甘肅地方武力，乃全告消滅了。

馮玉祥誘殺馬廷勳

涼州鎮守使馬廷勳，是馬安良的兒子，在當時諸馬中，為一頗有野心的人物。民國六七年臨洮兵變，馬即有幕後嗾使之傳說。十七年夏，北伐大軍即將底定幽燕之際，張作霖透過某甘籍下野將領的關係，以巨款及大批武器，經蒙古草地，運抵涼州接濟馬氏，令其發兵擾亂馮軍後方。馬氏得到巨援，野心大動，醞釀變亂。適河州鄉間，偶然發生一樁回漢民間的糾紛，由於鎮守使趙席聘處置操切，激起回民公憤，演成民族間的仇殺，子馬廷勳，馬廷賢兄弟以煽動利用的機會。一場滔天兵禍，遂一發而不可收拾。亂事初起，河州被圍。劉郁芬一面派師長戴靖宇，旅長李松崑，分兵兩路，赴援河州。同時成立戰地政治委員會，以戴靖宇及回漢紳耆喇世俊，吳履祥，楊繼周等為委員，隨軍行動，妥事撫輯，以免戰亂擴大。不意亂軍愈聚愈多，河州城三圍三解，拼鬥至為激烈。牛星山之戰，陳毓耀師被亂兵圍困一週之久，幾遭殲滅。涼州方面出動的回軍，亦已

佔領永登，進撲省垣。燎原之勢已成，如不迅謀撲滅，大有演變為前清同光年間西北大亂的可能。於是劉郁芬急調寧夏門致中軍馳來增援，並電請馮玉祥，速派大軍回甘靖亂。馮乃派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孫連仲，率部回甘，合力進剿。孫部到甘後，專任河西方面。劉郁芬自任河州方面，親往前線指揮。兩路大軍，分期前進，勦撫兼施。猖獗一時的河湟亂事，幸告救平，此次兵災，歷時將近一年，亂軍最多時達十餘萬人，馮軍亦先後出動近十個師。以河州、寧定、臨洮、涼州、秦安等十餘縣，受害最重。殺戮之慘，死傷之衆，損失之大，筆者聞諸參與其役者的描述，實覺慘絕人寰，今已無重述的勇氣矣。馬廷勳於失敗後，棄衆出走，不久被馮玉祥誘殺於鄭州。其弟馬廷賢，率殘衆流竄，十九年據天水。二十一年春，被楊虎城派兵擊散。馬安良系的西軍，至此全歸消滅。在這次變亂中，馬麒馬麟弟兄及馬鴻賓等人始終態度明朗，立場堅定。故能保全勢力，以後且均有發展。禍福之機，唯人自擇也。按回教教主居於固原沙溝，而軍政領袖，則多出自河州。傳說民國成立到北伐以前，安徽合肥，曾出過十三個督軍，確否待考。但河州一地，於北伐統一至大陸淪陷以前，確曾出了七位省主席——馬福祥、馬麒、馬麟、馬鴻賓、馬鴻遠、馬步芳（以上均回教）、金樹仁（漢人）。據說，河州山川雄偉，有特異之勢。筆者未至其境，不敢妄談。但沙溝我去過，回教聖地，確有一種不平凡的氣象。地靈人傑，人傑地靈，信哉。

寧縣王孝錫，崇信保至善，以及胡廷珍、馬

凌山等四人（胡馬兩人籍貫不詳），在西安西北大學讀書時，先後加入共產黨。王孝錫善談論，有見解。馮玉祥在西安時，曾幾度與之約談，頗為賞識。即命其回甘，幫助田崑山「開展」國民黨黨務工作。其時蘭州方面，已有共產黨特別支部，由張毅任書記。王孝錫等到蘭州後即將支部改組，以胡廷珍為總書記，王孝錫為組織部長，馬凌山為宣傳部長，保至善，賈宗周等為委員，大事活動。在國民黨掩護之下，從事於破壞國民黨，發展共產黨的勾當。後來共產黨和共產主義青年團分家，另組織青年社，馬凌山兼書記，王孝錫任社長，其活動更趨積極，當時雖在容共時期，但田崑山辦事穩健，對王等過激行動大不為然。且恐受其連累，所以對彼等活動，予以限制。劉郁芬則以其係馮玉祥所派來，故予包容。事為馮所知，即電調王等赴鄭州。王等行抵西安，知國府已宣布清共，乃潛赴漢口，與共黨首腦有所接洽。旋奉指示仍回西北工作。保至善到西安，因行蹤不密，被宋哲元捕殺。王孝錫化名寧自強，潛回寧縣，組織共產黨支部，自任書記。胡廷珍赴河州，王兼仁赴定西，任鼎昌赴平涼，分頭秘密活動。當時陝甘境內到處有散匪竄擾，寧縣處陝甘邊區，附近匪患更熾。不久又發生河湟變亂，更予王等以利用機會。陝北隴東邊區之匪首王錫山、邵三剛、傅明玉等，均為王孝錫吸收運用，積極從事於打家結寨。劉郁芬恐亂源擴大，即派田金凱師負責清剿。先後將王孝錫，王錫三等捕獲。王錫三當場被殺，王孝錫押往蘭州處決，時年方二十六歲。胡廷珍、王兼仁、任鼎昌等

，在軍警嚴密搜捕之下，不知所終。匪衆均告星散，共亂迅被撲滅。否則的話，恐怕共匪的偽組織，早在西北生根，無須等到六、七年以後，再由匪首劉子丹，高崗等，竄據陝北，另起爐灶了。王孝錫如伴生，倘不為黃崗第二，被毛匪整肅掉，就可能成爲共匪在西北的開山祖師了。筆者早年獲識一寧縣籍的朋友，與王孝錫頗熟。口述王繫獄寧縣時的絕命詞，迄今垂四十年尚能記憶無訛。觀其所云，滿篇迷信乞憐的口吻，而無匪徒暴戾猙獰的兇象。也許是王某方當青年，入毒未深，天良尚未盡泯的緣故吧。錄之以博一粲：「縱有垂天翼，難脫今夜險。告蒼天，何不行方便，駛慈雲，駕慧船，拯救我到日月邊。一夕風波路三千，把骨肉家園齊拋閃。生死總有定，離合豈無緣。告爹娘，休把兒掛念，尚有一兄三弟，足供歡顏。兒去矣，莫牽連。」

愚兵政策移風易俗

甘肅地處邊遠，交通梗塞，民性習於保守。民國成立十餘年，在落伍的軍閥官僚統治之下，不但國民黨的革命思潮和進步主義，一般人均欠瞭解。就是其他新的學說思想，亦少輸入。記得甘谷汪劍萍（青）先生，於民國十多年遊歷北平時，曾以「胡適文存」一部寄贈楊慎之（名思，前清翰林，曾代理省長。）先生，並寫信告訴他：「此書不可不讀」。可見一般智識份子思想守舊的一斑。至於官場及社會風氣，更不堪問。抽大煙、裹小腳，留髮辮，本係民國成立後懸爲厲禁者。但在民國十五年以前的甘肅，推行的效果並不

顯著。各地駐軍，公開包庇莠民，聚賭抽頭，飽入私囊，反美其名曰騾馬大會，誘使人民傾家蕩產者比比皆是。除新建的省防軍外，各鎮軍隊，不着制式軍衣，所穿衣服，形形色色，奇形怪狀。不出操，更不知上講堂爲何物。成天游手好閒，打架滋事。省道級的官員，乘坐人抬的綠呢大轎。縣知事（縣長）人稱「大老爺」，深居衙內，終年不外出一步。及其出也（如祭神祈雨等），亦乘大轎，衙役前呼後擁，鳴鑼開道。坐堂（審問訟案）時敲鐘鳴砲，吶喊呼威，有如平劇中的表演。吏胥衙役，全是煙鬼地痞所包辦，多年不換，作威作福。筆者寫出這一段，不是有意揭鄉邦往昔之短。而是說明社會進步的遲滯，全是政府官員及社會領袖人物，努力不够所形成的。如果有人責備我，我先在此告罪了。凡此莫名其妙

的怪現象，全是滿清時代遺留下來的。直到西北軍進入甘肅後，才澈底爲之掃除。本來馮玉祥採取的是愚兵政策，他的部下官兵，知識程度並不甚高。如果說他們具有移風易俗的抱負，倒也未必盡然。但是他們在甘肅確有移風易俗的事實，則屬不容抹殺。這可分別作如下的研究：

第一是軍政當局的有意作爲：前面說過，劉郁芬和薛篤弼，都是由礎層幹起，平易近人，觀念及作風均較新較平實。他們到甘肅後，對於上述陋習，深惡痛絕。嚴厲從事革除，絕不姑息。派往各縣的行政人員，多是青年軍人，並大量起用地方青年，參與基層行政工作。這般幹部奉命唯謹，認真推行。譬如放足及剪辮兩事，更發動當地青年學生，深入鄉村，大力宣傳。並常手執剪

刀，對於留辮的成年人或裹腳的年輕婦女，當衆剪放，毫不留情。如此一來，收效自然普遍而深入了。這是行政措施的一面。同時，在教育上也予着手，廣事宣導。薛篤弼曾手著勸民歌五十首，以通俗流暢的詞句，把應行應戒的事情，一一提示出來，印發全省人民，普遍歌唱，普遍實行，家喻戶曉，收效頗大。

第二是官兵生活的習染：民國初年，全國實施募兵制。各部隊所需兵員，自行成立招募處，分往指定的地區招募。馮部成軍以後，招募兵丁一律以農村中質樸子弟爲吸收的對象，素質原甚純潔。入營以後，訓練極爲嚴格，管理尤其認真，養成了一種整肅的紀律生活。駐紮各地，頗受民間歡迎。他們到達甘肅之初，官兵所佩帶的臂章，印着「不擾民，真愛民，誓死救國」的字樣。筆者耳聞目睹，他們確能做到不入民房，不取民物。雖在行軍作戰風雨交加的時候，也能恪守這個信條。這在當時的軍隊中，的確是難能可貴的。由軍隊中挑出派任地方行政首長中的中下級軍官，很自然的把這種守紀耐勞勤勞樸實的習慣，或多或少地注入社會各方面，發生了良好作用。

第三是青年從軍的激發：馮軍入甘後，緊接着東出中原，參加北伐。兵力不斷擴張，傷亡更須補充。因此，許多在學青年，紛紛投筆從軍，擔任軍中的文武幹部，或轉任地方行政官員。在鄉青年，也被一批一批的征集出去，參加軍營生活。這些青年入伍之後，長征各地，接觸了很多新的事物，吸取了不少新的知識。以後北伐完成，大量裁軍，緊接着中原大戰結束，離軍回鄉的

很多。他們對於保守的家鄉，自然也帶來了不少的刺激和影響。

甘肅本是禹貢雍州之地。歷代疆域隸屬，屢有變遷。清初康熙年間，設置甘肅省，為我國內部十八行省之一。清末增新疆、奉天、吉林、黑龍江四省，合為二十二個行省，民初因之。十七年北伐完成，全國統一。中央政府調整省區，增設熱河、察哈爾、綏遠、寧夏、青海、西康等六省，合為二十八個行省。三十四年對日抗戰勝利以後，又增加台灣、安東、遼北、松江、合江、嫩江、興安等七省，全國共有三十五個行省了。

寧夏省的疆域，包括原屬甘肅寧夏道的寧夏、寧朔、靈武、鹽池、平羅、中衛、金積、豫旺等八縣，及西套蒙古之阿拉善額魯特、額濟納土爾扈特兩部所有之地。東界綏遠，自南及西界甘肅，北界蒙古，東南界陝西。十七年十月省府成立，國府任命門致中為該省首任主席。

青海省的疆域，包括原屬甘肅西寧道的西寧、樂都、大通、貴德、化隆、循化、湟源等七縣



馮玉祥便裝照，西北軍就是由他一手編練起來的。

，及原屬青海之地。東界甘肅，東南界四川、南界西康、西南界西藏、西北界新疆。十七年省府成立，國府任命孫連仲將軍為該省首任主席。

甘肅領域原甚遼闊，經過此次劃分省治後，大為縮小，變成東西狹長，中間呈蜂腰狀的一個形狀。但因地理處衝要，縮減五省，在軍略地理上佔有極重要的位置，對日抗戰時期，政府曾設第八戰區司令長官部於蘭州，主持大西北六個省區的軍事，其重要性可知。共匪竊據大陸後，其首期的大行政區，一野總部，以後的西北軍區等重要機構，均在蘭州。而且油鈾等重要資源，礦藏豐富，共匪均在大力開發之中。並積極致力於鐵路、公路、航空等交通網的建立，也均以蘭州為其樞紐核心。

一意孤行安得不敗

西北軍進駐甘肅，前後達五年之久。在這一段不算很短的時日中，甘肅全境的景況，可以「

天災人禍，兵慌馬亂，橫征暴斂，水深火熱」四句話概括之。劉郁芬到甘不久，即開始了消滅地方武力的軍事行動。雖然奏功很快，但遺留下來的副作用，給與地方上禍害，實在不小。因為在「好男不當兵」的傳統下，當時地方部隊的基本成員，絕大多數是莠民出身。這般

人投入軍中，有事拼命，無事坐食，可以游手好閒的混下去。一旦潰散以後，毫無謀生的能力和憑藉。於是流而為匪，初則少數嘯聚，潛伏竄擾，打家劫舍，以謀生存。後來有失意的野心家煽動利用，便漸漸成了氣候。如隴東的黃得貴、陳珪璋、楊老二，隴南的王有邦，隴東北的王富德，隴西的魯某，河湟一帶的馬廷勳、馬廷賢等，便都是較有目的之集團。筆者幼年，可以說在逃躲匪禍中過生活。除通都大邑外，簡直是遍地烽火，無法寧處，這是匪禍的一面。西北軍到甘之初，素質比較整齊，真可說是不擾民的隊伍。以後迅速膨脹，份子複雜，便漸漸的變質了。到處是匪，到處勦，匪擾民，兵亦擾民，成了惡性循環的災禍，這是兵禍的一方面。西北軍初而北伐，繼而異動，大量擴張，大量徵發，均無條件的取之於民。甘肅是他們的大後方，行政官吏的任務，是徵兵、徵糧、籌款。除正額徵派外，不肖官吏更從而上下其手，以飽私囊。誅求無厭，敲骨吸髓，不擇手段。人民負擔之重，受累之深，真是不堪想像，這是官禍的一面。這三種加在一起的人禍，已經壓迫的老百姓無法喘氣。不幸又發生了天災，民國十七八年連續兩年的大旱，被災的面積幾達西北整個地區。食糧歉收，人無物以裹腹，草根樹皮，羅掘俱盡。逃亡載道，野多餓殍，真正慘不忍睹，餓死的人不計其數。而公家的需求征誅，並不稍減。於是天災人禍，交相煎迫，民不聊生，挺而走險，更增加了匪患的猖獗。這種紛亂糜爛凄慘的現象，一直到民國二十二年以後，才漸漸呈現了轉機。

西北軍在西北，可以說天時、地利、人和，統統沒有得到。以這樣的大後方，要想據以成事，本來就不容易，馮玉祥如能息兵養民，沉機觀變，或者還可有點作為。無如他野心太大，慾望超過了才具，窮兵黷武，變亂無常，乃註定他必歸失敗的命運。從前五胡亂華的石勒，聽人講史，自謂：「吾遇漢高，當北面而事之。遇光武當相向以爭天下。」石勒惟魯無文，他所說的話

，是否算有自知之明，千載而後，我不敢妄加評斷。

但就馮玉祥來說，他即不瞭解時代潮流和人心趨向，又不甘受領袖的卓越領導，也不知道相與各方錯綜複雜的微妙關係，更不明白其所屬部衆的心力狀態。真所謂既不知己，又不識彼，既不能令，又不受命。妄圖據一隅之地，憑藉武力，爭衡天下，一意孤行，安得不敗。不過話說回

高爾夫應大事提倡

黃震白

高爾夫運動在老少咸宜來講，就沒有其他運動可以比得上了。雖然高爾夫運動的目的在引起散步興趣，但却又有散步所無的優點。那就是散步往往一邊走一邊想事情，而打球則因注意擊球，不會想心事，身心均可獲益。

至於高爾夫之形成貴族化，乃因有關方面不但未加提倡，反而多方阻撓，以致形成供不應求之結果。以台北而論若能在市郊山區各建一個卅六洞的公立球場，入場費按公園入場券，再提倡乘公車前往，豈非就自然平民化了。

陶之先生在中外雜誌十月號所說球桿不需全套完全正確，我認為差點在十以上的人（佔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球員）均不必使用全付球桿。球桿在高雄加工區尚有製造，據悉鐵桿每只才美金七角五分，加上桿身和握把若作體育用品免稅內銷，則半付（七枝）球桿售價僅新台幣一千五百元左右。再加公家設置一批球桿出租，則更會平民化了。

高爾夫運動我們費力甚少，已在國際揚名，若再加提倡，則促進國民外交，為國增光，又豈止三冠王專美於前！

還有高爾夫運動可以提倡早起，業務繁忙的人全天無空，早上一早起來，去打九個洞好好沖一個澡再去上班，每日如此則其健康保持恐怕無其他良法可致，如此則城市近處的小型球場就太重要了！

來，馮氏可議之處雖多，但練兵打戰，還真有一手。西北軍的精練勇敢，紀律嚴明，在民國以來的南北軍隊中，並不多見。這支軍隊，如能善為運用，導入正途，堪稱是國防武力的一支強大力量。可惜北伐統一以後，征戰相尋，對消殆盡。以致外患侵凌，共匪坐大，神州陸沉，國已不國。西北人所受的痛苦犧牲，似乎更不值一道了。走筆至此，實不勝其嘆惜。

黎元洪傳

章君毅著 定價台幣叁拾元

本書將黎元洪一生自辛亥武昌起義至兩度出任北政府大總統，兼及政情祕聞，作公正翔實的記述，為最完整的一部黎元洪傳記。

六十年來的中國

王成聖著 定價陸拾捌元

本書詳述中華民國開國迄今之全部史實，體制完備，立論謹嚴。平裝定價新台幣陸拾捌元。

訂閱中外雜誌及購買合訂本請將書款交存附近郵局劃撥一四〇四四帳戶，或寄郵票交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七號之二或撥電話七二四八〇，即可收到書刊。